

馬陵 著
大經正論

前編
上

丁六

東 京 圖 書 館			
二册	三 七 號	五 三 架	二 六 一 函
		神 各 類	和 書 門

共
二
本

二
本

紀元一千五百三十四年第四月新刊

馬陵

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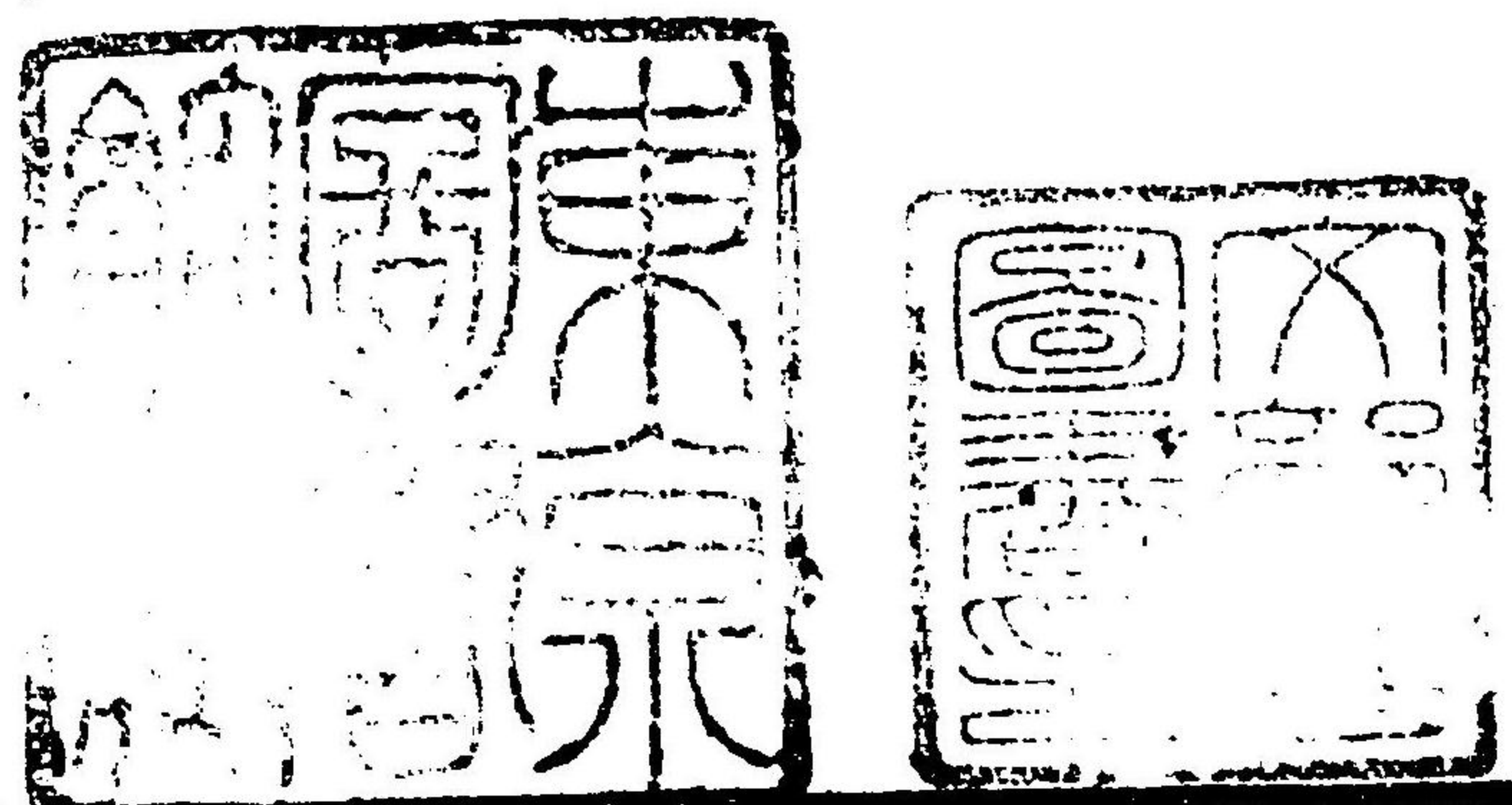
大經正論

桃之屋藏版



大經正論序

夫^{フミ}〜〜〜
 一^ツあやふく〜
 一^ツ以^{フミ}文^{フミ}ナ^{フミ}〜
スメラオホミクニ
 皇^{スメラ}天^{オホ}河^ホ國^{ミクニ}を^ニ神^{カミ}在^ニ隨^{カミ}〜
 一^ツを^ツ〜^{カミ}神^{カミ}入^リ



美しや〜〜我^{ワガ}世^ニ之^ノ事^{コト}能^ク許^ス
 曾^ソ神^{カミ}習^{ナラハメ}又^{マタ}宇^ウ都^ツ志^シ岐^キ青^{アヲ}入^{ヒト}革^ク習^サ乎^ヤ
 中^{キユ}河^カ〜〜三^ニ栗^ツ凡^リ中^{ナカ}洋^{ヤウ}洲^{シュ}世^ヨらり
 志^シは^ハ入^ル〜〜の^ノ人^トま〜
 耳^ミあ^ハ〜〜の^ノ言^{コト}語^ゴ
 一^{ヒト}た^{ヒト}〜〜の^ノ人^トま〜

7

朽^ク不^フ〜〜の^ノ人^トま〜
 論^ロは^ハ〜〜の^ノ人^トま〜
 て^テ彼^{カニ}の^ノ國^{クニ}學^{ガク}者^{シヤ}な^ニあ^リて^テ其^{ソノ}學^{ガク}の^ノ者^{シヤ}
 稱^{チヨウ}ふ^ル〜〜の^ノ人^トま〜
 層^{ソウ}〜〜の^ノ人^トま〜
 一^{ヒト}〜〜の^ノ人^トま〜

て身人とすれども人の心とあり
^{トヒ}や友あはれ某此文と贈るは故ら
^{コト}て讀あはれしむむいふもむむいふもむむ
^{サト}の智識ともみ再度再ニ申す也
^{フクニ}て考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ニかき文も智る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あひいふ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トヒ}いた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コト}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ニ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トヒ}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コト}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ニ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む

師の春ハル花ハナ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あひたるも心ココロの春ハル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つぐはくも心ココロの春ハル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ひきつらば心ココロの春ハル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志シも心ココロの春ハル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と官オホヤケに心ココロの春ハルなるも人ヒトの心ココロに

明治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國人権少教正高木真蔭

序

夫智識出於天稟之靈而分曲直辨本末
決善惡能明至微至大之理者也然天下
之人智識有限故至其不可測度焉則歸
之于真神所為可謂智識極深奧者矣若
反之謂人智可以格物而神為不足信焉
則是被縛于理之窟而不知理外之理者
也大經正論不知何人作其意以天神所

傳之道為本、而欲使心醉漢籍之人、一洗其耳底、入于皇道之正軌也、是以其論雖或過激、其智識之深奧、可謂能分曲直、能辨本末、能決善惡、能明至微至大之理矣、而已、覽者其勿忽焉、

紀元二千五百三十四年四月書于美濃國南宮山下朝陽樓神谷道一



凡例

一此書許多ノ傳寫ヲ經タルニカ誤脱極テ多シ故ニ中講義神谷道一ト議テ些少校補スル処アリト雖_レ素ヨリ善本ヲ得ザレバ_ス全テ訂正スル_レ能ハズ乞フ四方ノ諸彦善本ヲ所藏スルアラバ速ニ報知アレ必ス校正スベシ

一此書撰者ノ姓名ヲ知ラズ故ニ遺憾トス若確知ノ人アラバ履歷ヲ書シテ投與アレ本書ニ附シテ刊行セン

真陰又誌

大經正論篇目

上篇之上

道本第一

經常第三

輕重第五

上篇之下

正名第六

天帝第八

道德第十

仁義第十二

天地第二

守分第四

性命第七

禮樂第九

君臣第十一

下篇之上

食獸第十三

經典第十四

不變第十五

六詩第十六

春秋第十七

下篇之下

孔丘第十八

夷吾第十九

老聃第二十

墨翟第二十一

孟軻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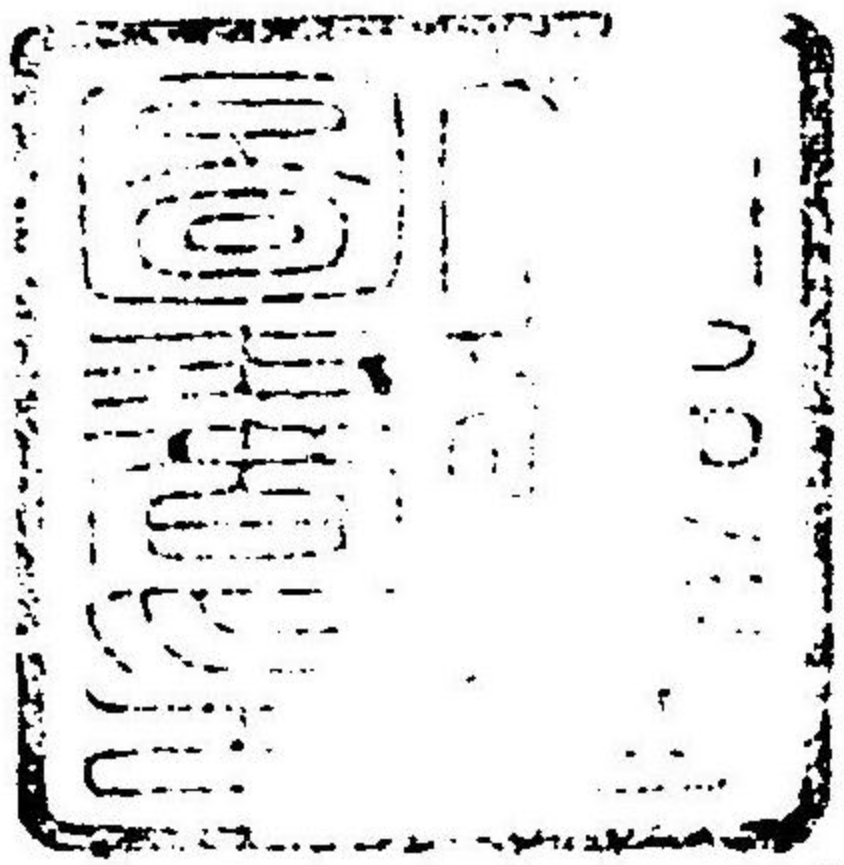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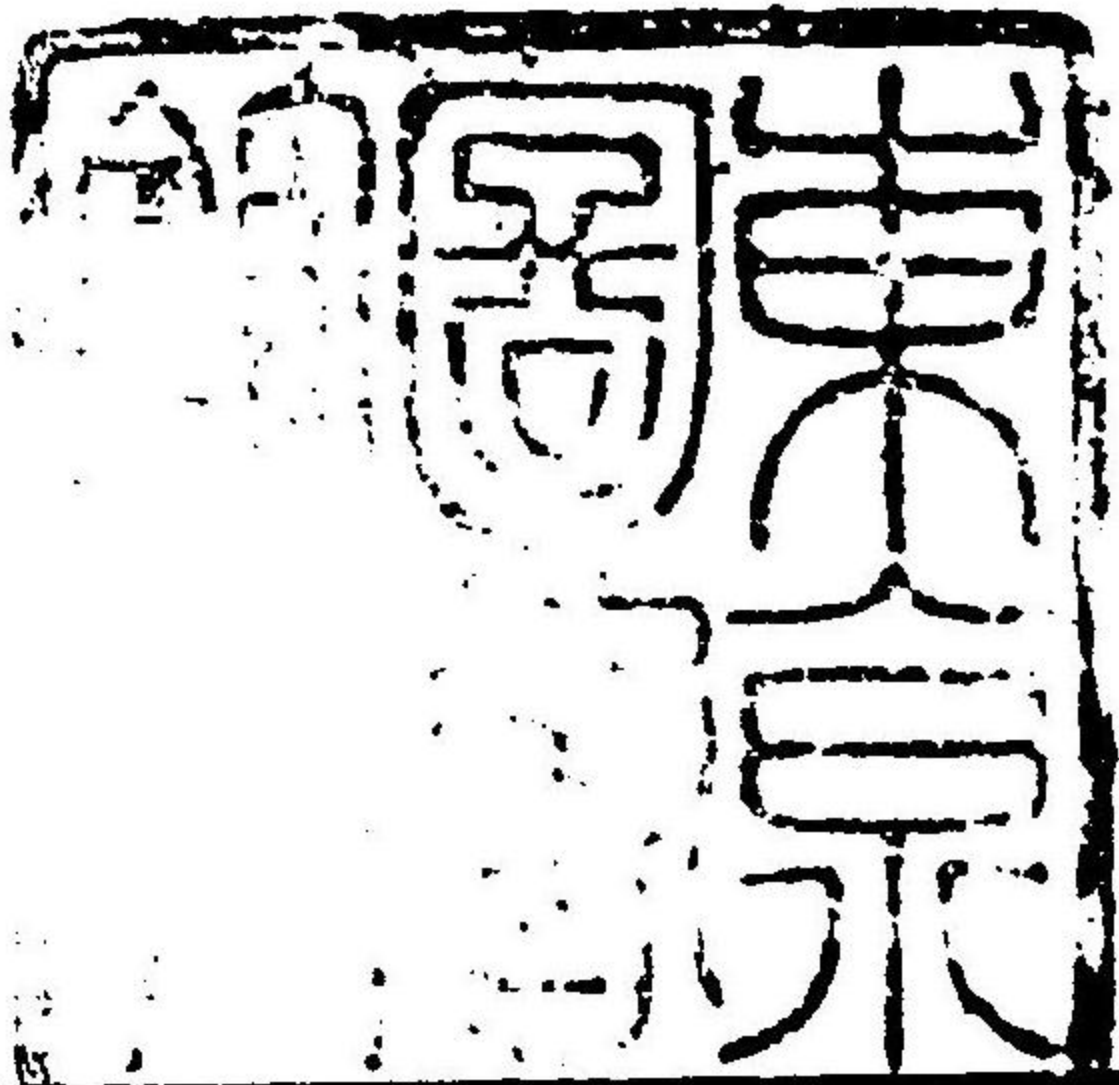
荀況第二十三

大經正論上篇之上

馬陵大人口義

道本第一

道本君臣也君者如天如日月也臣者如地如艸木也則君臣之位不可以易矣道者君之所以御天下而非臣之所以犯君也則君之所令利於民也民敬守之以為道也其不利於民也亦民敬守之以為道也是猶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生殺風雨之錯行地不可如之何矣則天地之正大順之教而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百順之義皆出於斯矣哉 中國之道是也
此太古 神明資之天地以君臣為本故自太古
至于今民皆敬守君之所令而未曾有臣以犯君者
矣漢蕃之為道也古昔其君長資之其好僻以聖德
為本故君有聖德則民以尊之若君不有聖德而臣
有聖德則民不以尊君而反以尊其臣則君不得為
君臣為不可為臣也堯讓于舜禹受于舜之類是也
若臣有聖德而君不讓此則其臣以犯君而篡之也
湯犯於夏武篡於殷之類是也若夫臣可以犯君則
日月之晦明可以奪之乎四時之生殺可以禁之乎

風雨之錯行可以止之乎自太古至于今未曾有若
此也然而夫愚民謂聖人以安民之德立安民之道
也以予觀之堯未能安其子而焉安民矣舜未安君
之子亦未能安其父而焉安民矣湯放君而焉安民矣武
弑君而焉安民矣堯讓于舜也為賢邪使其子臣於
臣使人父始學不慈也則愚莫太甚焉以為安民邪
使舜受于堯也亦讓于禹也以為義且賢邪臣君之
子使其子臣於臣使人臣更微不忠使人父愈厚不
慈也則不義且愚莫太甚焉以為安民邪始啓亂臣

之行也則危民莫太甚焉禹受于舜也亦以為義邪臣君之子使人臣益堅不忠也則亦不義莫太甚焉以為安民邪更進亂臣之行也則危民莫太甚焉又其代父治水也以為榮邪不助其功徒觀其刑始建賊子之基也則辱莫太甚焉湯放君也武弑君也皆以為去殘賊而安民邪湯之時君於其邦域者桀也武之時君於其邦域者紂也若彼殘賊則已亦賊徒也何但彼而已哉是後亂臣蹤跡于此日月更新也則危害民莫太甚焉豈聖人以安民之德立安民之道哉夫慈天下之幼之本則出於慈其子也愛天下

之老之本則出於孝其父也安天下之民之本則出於安其君也未有不慈其子而慈天下之幼者也未有不孝其父而愛天下之老者也未有不愛其君而安天下之民者也此自然之理人情之恆也以予觀之堯者寡好聖德遂迷惑癡狂起君臣反覆天柱地維絕折之本者而非君人之類也舜禹者篡臣也湯武者逆賊也舜豈无相堯之子之才哉苟无相堯之子之才則焉有代之為君之才哉有相堯之子之才而身自處其位也則不利君而利私也何以事安民乎禹豈无相舜之子之才哉苟无相舜之子之才則

焉有代之為君之才哉有相舜之子之才而身自處其位也則不利君而利私也何以事安民乎湯武豈无率歸已之人使之尊桀紂之才哉苟无率歸已之人使之尊桀紂之才則焉有代之為君之才哉有率歸已之人使之尊桀紂之才而放之殺之豪奪其位也則暴惡大逆唯利已也君尚猶不屑之也何以事安民乎夫愚民謂湯武聖德故天下歸之桀紂惡德故天下離之乃湯武雖欲率歸已之人使之尊桀紂皆不敢服其惡德故不得已而征之以安民也懲敗度縱壞禮無分畫之謂也湯其國七十里武其國百

里各何不守度與禮使天下安歸已乎此不守度與禮使天下安歸已遂弑君放君而及其民也武成曰受率其旅若林會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軻曰仁人无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強乎哉巧言也仁人豈弑君哉仁人無敵於天下則豈以師伐之哉又豈誓于師哉彼之所謂仁者釣愚民之香餌而已鈞之則相共放君弑君誣以君為无道以安民為名其實利已者也則漢蕃之為道也非君之所以御天下而臣之所以犯君也又非所以事安民而所以利已

也。聖人之道害于世，甚於虎狼矣。孔墨孟荀妄尚之者，粥之術之爲餬其口也，故皆其說雖暫行也，然廢棄矣。若聖人之道行于世，則天地否塞矣，日月薄蝕矣，人道絕滅矣。是故予殊惡聖人也。取彼聖人投車豺虎豺虎不食，投車有北，有北不受，投車有昊，是故雖我中國之民讀彼書策者，或至以漢蕃爲中華，彼聖人稱我先王，反鄙我中國陋我。

天皇如謂我國无道，我國无教，縱橫無禮，莫所不至矣。是其面似未反而中心反之也。相鼠有皮，人而无儀，人而无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體，人而无禮，人而无

禮，胡不遄死，蕃人尚猶如此，况我中國之民而默者，何謂之學生，何爲之民人，真我中國之蠹也。夫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矣。堯舜禹湯武之所爲，君臣反覆不慈不孝，暴惡大逆，莫所不至。然孔墨孟荀爲餬其口，粥之術之者，豈謂之道矣。豈爲之學哉。我神道者，太古神明資之，天地以君臣爲本，故迄于今天下之民，皆公義之所令，利於已也。踴躍以守之，若其不利於已也，亦肅敬以守之，無不有聖德者，皆忠信順正，而未曾有欲犯公義者矣。此之謂與天地同德，與日月無窮矣。

天地第二

或問於馬陵子曰、天也、地也、好卑乎、好高乎、好動乎、好靜乎、好明乎、好暗乎、好善乎、好惡乎、好生乎、好殺乎、馬陵子曰、天也、地也、若好卑、則富嶽極于天、筑嶺冲于雲、無有好高、則溟海千仞不側、琵琶湖達于水府、无有好動、則山嶽峻峙、深林寂莫、無有好靜、則風雲有、好暗、則晝日明明、暘谷晴光、无有好善、則厲虐邪疫、惡獸毒虫、无有好惡、則神后明君、嘉禾樂艸、无有好生、則五蟲之死滅、艸木之枯槁、无有好殺、則五蟲

之生育、草木之榮華、无有卑高、動靜、明暗、善惡、生殺、莫所不為、莫所不究、以為好卑、則如好之、以為好高、則如好之、以為好動、則如好之、以為好靜、則如好之、以為好明、則如好之、以為好暗、則如好之、以為好善、則如好之、以為好惡、則如好之、以為好生、則如好之、以為好殺、則如好之、凡物不得親量度者、其所以然、不可以知之矣、天也、至險地也、至厚、其誰得升、天徹地、其好不好、可以知之乎、雖然、觀其形象、則天者至高、而不降、廓然、莫所不覆、確然、莫不機緘、万物常載之、而无喜色、故君之德、比之於天也、地者、至下、而不

外魁然莫所不載隕然莫不奉承万物常履之而无怒色故臣之道則之於地也曰天也地也卑高動靜明暗善惡生殺莫所不為莫所不究則舜禹湯武假令為篡奪放弑亦是不可為天地之所不好又不可為其所好乃不可為不合天地之心也曰女是狂人也哉躁人也哉其言游屈亦太甚矣吾未曾見如女者矣夫朱均雖不肖而君舜禹雖聖而臣桀紂雖暴而君湯武雖聖而臣君德比之於天臣之道則之於地臣以君為不肖廢之為暴放之弑之而豪奪其位以為不可為不合天地之心則凶旱水溢征風師雨

師乎其誰能征之不能征之則亦臣不可以犯君矣漢蕃之為道也堯資之其好僻以聖德為本故失人之幹而至干此也人之幹者天子開闢之初受命於天諸侯大夫受命於天子士受命於其君庶人受制於國君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天子而言天諸侯而言國大夫而言家庶人而言身是也此自開闢之初至千万世之末不可以變易也譬之如樹木之幹枝大小不為變易者未有幹小於枝枝大於幹者也則雖君不肖而臣聖也雖君暴而臣聖也唯臣敬事君而不敢以

犯君此全人之幹也堯失人之幹闔國皆愚而不能辨之反以爲道也故漢蕃之人莫有言而不亡道者矣孔丘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又曰噫天喪予天喪予丘也士而言予亡道莫大焉彼雖蕃人而其性愚直然彼猶如是則其它不可勝記矣女今因吾言以窺見天以跬步地遂託言於天地妄推舜禹湯武也亦是丘之黨而如非我中國之民矣女以吾言速洗其心以反其本矣

經常第三

廢經常執奇異是謂亡道日居月諸東方自出一寒一暑四時推移是天之常也若其反之者此天之變也火之炎上水之潤下万物陳列生殺不止此地之常也若其反之者此地之妖也忠君孝親夫和婦貞兄慈弟敬朋友相信而士主忠信農主耕耨工主造器商主交易是人之常也若其反之者此亡道之人也日月麗于天故我與蕃夷其懸象無量矣人民麗于地故我與蕃夷其性情有異矣是猶黑墳之土草木絲條塗泥之地草木夭喬魚象水波有鱗鳥獸似草木有羽毛翔者有翼走者有足鬪者有距摯者有

爪觸者有角，啣者有牙者矣。夫我土之善也，百穀蕃殖，無死人之艸，無食人之獸，其俗之美也。獸肉不食，皮革不衣，此土氣中正而然者也。漢蕃者，其土之不善也，千里不毛，有死人之草，有食人之獸，其俗之醜也。獸肉是食，皮革是衣，此土氣不中天地之正而然者也。史記匈奴傳曰：苟利所在，不知禮儀，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以之觀之。漢蕃之人亦食獸肉，衣其革皮，為之非禮而不能抑制之也，則其俗之所以醜矣。其土善也，則其人之性情亦善，乃其所道亦復善也。其土不善也，則其人之性情亦不善，乃其所道亦復不善也。此天然之理，不得不然，而然者也。是故漢蕃者，臣以犯

君為道也，自我觀之，大異乎人之性情，而彼乃為道也。乃所以其土不善而不得不然也。然我中國之民而學彼道者，即廢經常，執奇異也。愈學愈惑，乃人之性情，日日稍失，月月更亡，遂至與蕃夷其性情無異矣。是猶士而廢忠信，愛昆吾之劍，農而廢耕耨，愛火浣之布，工而廢造器，愛明月之珠，商而廢交易，愛黑貂之裘者矣。則彌愛轉著，各其世業，日日稍衰，月月更敗，遂至與家拏其衣食無資矣。士之所主是忠信也，農之所主是耕耨也，工之所主是造器也，商之所主是交易也。四民廢之何由，以立珍器奇物。

害於身矣我神道以君臣為本也我民棄之何由
以立異學外道害於世矣蓋予嘗聞漢蕃有達尊三
曰爵也齒也德也命秩官位是爵也幼少壯老是齒
也學術智慧是德也逆乎哉漢蕃之道以自已之有
比君之所命也又設天爵之名君之所命者貶之為
人爵以蔑如之遂至放君弑君豪奪其位為之道也
則其所道者取天下是主而它煩細美事皆掩其大
逆偽術已故其言技而不合其行也堯讓于舜也舜
讓于禹也然是尚德而不尊位也君位猶如是豈為
尊爵哉堯已老而讓于舜也舜已老而讓于禹也然

封禪祭名橫土增山
曰封為禪與禮祭地
曰禪

是亦尚德而不尊齒也君齒猶如是豈為尊齒哉則
徒謂有達尊三而其實唯尚德而已是故臣有德而
君不讓則封泰山禪梁甫託言天地誣愚欺蒙自立
而奪之也予嘗聞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
家何其篡臣之多多也又臣無德乃君不讓則臣互
欲奪之以戰鬥其勢强者遂奪之也秦亡六國漢亡
秦楚其而後或鼎足或瓜分皆僭号稱元交戰互討
宛如逐鹿茫茫廣野是屠所縣縣百川皆流血梟亂
无休時矣此飾邪說文徒尚德而不尊君故也逆乎
哉漢蕃之道也然我中國之民而學彼逆道者是

廢經常執奇異也若愚民漸陷溺于此則恐害我神道矣害我神道則其亡道不可不辨之矣

守分第四

守分治之本也不守分乱端也日之照晝月之照夜仲春之日中仲夏之日永仲秋之宵中仲冬之宵永是天之分也泉之入川川之歸海海水之潮汐衆草之榮枯万木之長育金石之化生是地之分也人之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父子之親夫婦別兄弟序朋友信是人之分也鳥獸之有父子牝牡長幼群類而父子不親牝牡不別長幼不序群類不信是鳥獸

之分也人與鳥獸其分有異者何也此由其有君臣與無君臣也是故人而不君君者失其分也失其分者无異乎鳥獸矣人道之弁莫大於分矣苟庶人而將欲爲士者是廢父業蔑祖而不君君也故其心常躁而兆乱遂至其分莫所不失矣士而將欲爲大夫者是廢父職蔑祖而不君君也故其心常躁而兆乱遂至其分莫所不失矣大夫而將欲爲卿者是廢父遂至其分莫所不失矣卿而將欲爲公者是廢父官蔑祖而不君君也故其心常躁而兆乱遂至其分莫所不失矣

公而將欲爲君王者大逆亡道失人之分莫太甚焉
神別記曰尊祖常不忘日本之道也尊祖常不忘
則其所以立亦常不忘之其所以立是出於君也則
至君君不失其分也一室之中必有擊焉妻子奴婢
之謂也若皆不守其分而婢而將欲爲奴奴而將欲
爲子子而將欲爲妻妻而將欲爲夫則不可以爲妻
子奴婢矣是故公卿大夫士庶人皆觀之於一室之
中庶人而不欲爲士則全父業尊祖而君君也故其
心常靜而其分莫有所失矣士而不欲爲大夫則全
父職尊祖而君君也故其心常靜而其分莫有所失

矣大夫而不欲爲卿則全父官尊祖而君君也故其
心常靜而其分莫有所失矣卿而不欲爲公則全父
家尊祖而君君也故其心常靜而其分莫有所失矣
公而不欲爲君王則全父國尊祖而君君也故其心
常靜而其分莫有所失矣公卿大夫士庶人各守其
分以事君而無它事則於爲人也何辱之有苟不守
其分則小者失行其次害友其次喪身其次敗家其
次亡國最者亂天下皆流惡名於千載哭祖先於九
泉也苟不守其分得高爵重祿亦何榮之不義之富
貴如浮雲矣假令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亦守其分而

死則何辱之有漢蕃之道以聖德爲本故其國人皆
尊聖德而不尚君雖匹夫世有聖德者推之使爲君
雖君之子不有聖德者貶之使爲臣新履加於首故
冠關於足上下無分君臣反覆矣雖然聖人世世不出
聖人不出之世勢強者戰勝而爲君勢弱者敗績而
爲臣也孟軻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或曰仲虺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
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夫由

孔子而來至于今二千有餘歲聖人不出也意者其
種葉絕也馬陵子問居弟子侍坐馬陵子楷嘿而不
言玄嗟辟席而謂曰夫子何不言陽風微旋百華發
榮夫子何不言馬陵子徐言曰吾若生於漢蕃則使
玄武爲將師玄慮爲謀策玄囁爲行人制服其民南
面稱帝矣玄武進席而謂也若夫子欲之則乘拊桴
于海也馬陵子曰吁其然也吾若生於漢蕃適遇堯
舜之時則彼必讓于吾矣若不過其時而時王不讓
則爲湯武之舉矣非然則亡六國暴皇千万世矣非
然則持三尺劍征楚討信帝于長安矣非然則篡位

号新矣非然則或為三之一或為六之一遂為戰分
肉之慮矣烏乎漢蕃之亡道也如是矣吾若生於漢
蕃則為篡奪放弑之徒亦不可知矣幸生於我中
國乃全父職尊祖而奉承公義之所令也故其心常
靜而莫有所失為士之分矣如予小人尚猶若是况
於公卿大夫乎皆豈不我神道之至德乎哉則此
之不可不詳論矣

輕重第五

天也輕清故虛而在于上其微以成千品也地也重
濁故實而在于下其塞以形万物也則属于天者皆

亦輕清也日月星辰雲霧虹霓風雨雷電之類是也
属于地者皆亦重濁也金木水土玉石人獸鳥魚介
蟲之類是也然皆殊象殊形其輕重亦各異之也凡
人以其重為重其輕為輕是察也以其重反為輕其
輕反為重是惑也羽之質也輕然積之則沉舟折軸
金之質也重然粉之則不風而飛至于羽之沉舟折
軸金之不風而飛以羽為重於金金為輕於羽是惑
也此人之所為而其非本質也是故凡人不可不察
其所為矣苟不察其所為則以重反為輕輕為重遂
至以所可重輕之所可輕重之也輕用物而重異物

是不能察物之所以為物而惑也。輕金石而重沙礫，是不能察質之所以為質而惑也。輕我神道而重蕃夷之道，是不能察道之所以為道而惑也。皆是不能誠懸衡其心而自欺者也。今有儒生焉，唯重漢蕃之道而反以輕我神道也。馬陵子問於彼曰：女之所重者何也？曰：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曰：創制之者為誰乎？曰：在昔有聖人曰帝堯，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萬邦協和。乃命羲和授人時，命羲仲治東方，命羲叔治南方，命和仲治西方，命和叔治北方，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釐百官，眾功謀。

四岳舉嗣堯，乃殂落。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馬陵子曰：其嗣長子庶邪？曰：否。堯子囂訟放讓于舜，舜亦聖人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生三十徵庸。美五典，度百事。四方穆穆，風雨弗錯。有此德，猶弗嗣。攝位察天文，考七政，遂類帝禋，宗望山川，徧群神，斂五瑞，還羣后。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試功用，車服肇州，封山濬川，典刑宥五刑，四罪而天下咸服。堯殂落，陟帝位，使禹平水土，棄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正直刑，垂共百事，益。

掌山澤夷典三禮愛諧八音龍出內命巡守死于道
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
南面而已矣馬陵子曰舜子繼其位邪曰否舜子不
肖故讓于禹禹亦聖人也文德敷四海敬受堯舜舜
已老倦于勤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使天下
莫與禹爭能爭功乃爲天數在禹躬而讓焉禹受命
于堯廟率百官若舜之初故孔子曰禹吾無間然菲
飲食而致孝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馬陵子曰禹子繼其
位邪曰然禹創丹朱傲虐用殄厥世娶于塗山啓呱

呱泣而弗子之大治水土遂傳其子也馬陵子曰其
子孫王于今邪曰否至于桀亡道故湯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桀師敗績湯遂從之取其宝玉而王于天下
馬陵子曰其子孫王于今邪曰否至于紂無道故武
與諸侯會于牧野伐紂紂旅罔有敵于武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乃勝于紂而王于天下馬陵子曰其
子孫王于今邪曰否秦政伐之馬陵子曰武之子孫
亡道而秦政聖人邪曰否武之子孫其政稍衰諸侯
其勢漸盛天下分爲七秦政吞六爲一而帝于天下
馬陵子曰吾嘗聞秦政期於万世其子孫定至于今

曰否。王于其三世君不肖，臣亡道，故楚羽漢高相謀亡之。漢高復亡，楚羽而帝于天下。馬陵子曰：楚羽亡道而漢高聖人邪？曰：否。勝戰而得之，乃是天之與子也。馬陵子曰：自武而後，聖人不出邪？曰：然。蓋後世非聖人必不出，而誅出也。孔子曰：後世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可以觀矣。馬陵子曰：然則女之所謂治國平天下之道者，堯舜湯武之所爲之事邪？曰：然。馬陵子曰：堯舜之讓位也，無異釋徒之附法傳統矣。是非人倫之道也。與斯人者，豈可從是道乎？若庶人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親族鄉里皆爲妄且狂，遂相

爭其資財，官亦不許之，乃喪其室矣。若士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親族卑隸皆爲妄且狂，遂相爭其職。君亦不許之，乃喪其祿矣。若大夫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親族家臣皆爲妄且狂，遂相爭其家。君亦不許之，乃喪其祀矣。若卿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親族諸宰皆爲妄且狂，遂相爭其官。君亦不許之，乃喪其祀矣。若公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士大夫國民皆爲妄且狂，遂相爭其國。王者亦不許之，乃喪其社稷矣。若王者從是道，則父子不相善，諸侯百官皆爲妄且狂，遂相爭其位。万民亦不許之，乃喪天下矣。堯舜所可重

之宗廟與其子反以輕之。又舜禹所可重之君之子，與其父反以輕之，而所可輕之聖德，反以重之者，是不能誠懸衡其心，而不知人倫之輕重者也。惑莫大焉。與斯人者，豈誰效之哉？彼不啻絕其嗣，辱其子焉。教後世君臣無義，父子無親也。亂臣賊子，自此生矣。茲嗟堯舜是生民之蠹也。湯之放桀也，蹤迹舜禹，雖修聖德，待桀之讓，而桀有人情，不能廢其子，而不讓之，是以自知其大逆，非人行而不能禁其心，忍以行之，而誣惡於桀，以欺愚者也。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是猶寇

盜攘竊，自知其非人行，而不能禁其心，殺越人于貨，瞽不畏死者矣。然亦有若仲虺佞臣而託天飾說，更以惑蒙也。武之弑紂也，效法於湯，而其至惡亦殊甚矣。秦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紂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是武數紂之惡，亦浮于湯，夫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臣之道也。白虎通曰：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武之至惡可

嘆哉可嘆哉湯武以後君臣上下無有輕重猶鳥獸相食角勁距銳者為長為君也此堯為之播種舜禹為之根植湯武為之本幹者也履霜堅冰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蕃後世人或悲嘆之而其時王皆彼徒乃不可如之何而已矣堯舜舉聖人為嗣故万民以天下為聖人之有而不為王者之有也是以王者不聖而臣聖則万民歸之王者悚慄慄居不安席食不甘味幾如鰥寡无告者矣故曰獨夫又一夫宜哉易放殺也若有臣聖而不得為王者則謚之為王為帝也以孔丘為素王又文宣王老聃為太上玄元

皇帝之類也不辨名之輕重亦太甚矣豈非亡道之最乎若夫聖人者實能治國平天下者其盛出時五百歲一是猶待冥靈之榮者遇其時者幾少矣其不出間天下匈匈君臣交戰以暴伐暴伏尸億万身首異處川澤血溢枯骨不封山谷鬼哭是孰與君雖暴臣守義天下無事万民无害哉丹朱器訟商均之不肖桀紂之暴虐皆不亦石人則其終身之惡幾何其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於天下何害假令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唯有死難之股肱而無犯君之乱臣則剖心之臣遂其忠死佯狂之士

全其隱遁，萬民无干戈荼毒之患矣。明主不世興，暴君不世出，一張一弛，天地之常也。夏之暑雨，冬之祁寒，小民怨咨，如天地何？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也。亂臣薄君，篡其位，臣其子，放君弑君，蒙奪天下者，何為之聖人哉？其大惡之事迹，何謂之治國平天下之道哉？然女尊重，彼亂臣以為聖人奉崇，彼逆道以謂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反以輕蔑我。天皇睥睨我，神道者是女，其性愚魯，而讀彼書策，及述大惑易性，心腹腎腸皆為汗穢如狐臭者也。凡我中國之民而輕我，中國而反重漢蕃，輕我。天皇而反重彼聖

人輕我。神道而反重漢蕃之道者，譬猶輕我室而反重他家，輕我父母而反重他父母，輕我世業而反重他世業者矣。蝶夢酩酊，皆復無覺，此大惑也。終身不解，此大惑也。終身不解，烏乎是不知人倫之輕重者矣。

126
2
49

大經正論上篇之上尾

大經正論

卷之一

十

馬陵
子著

大經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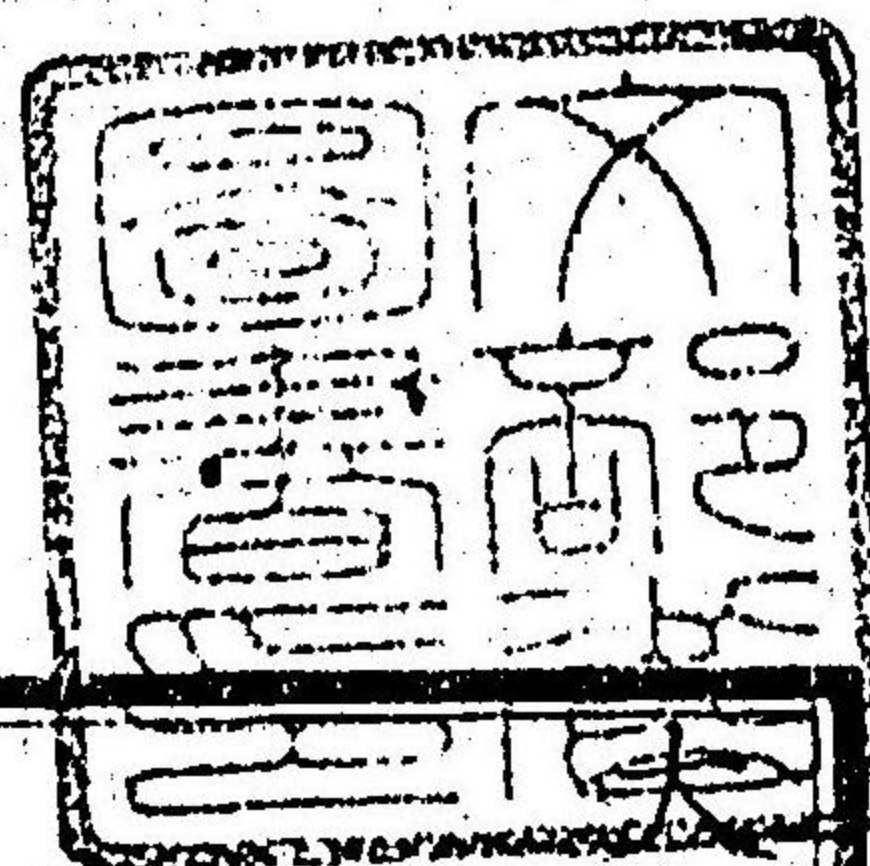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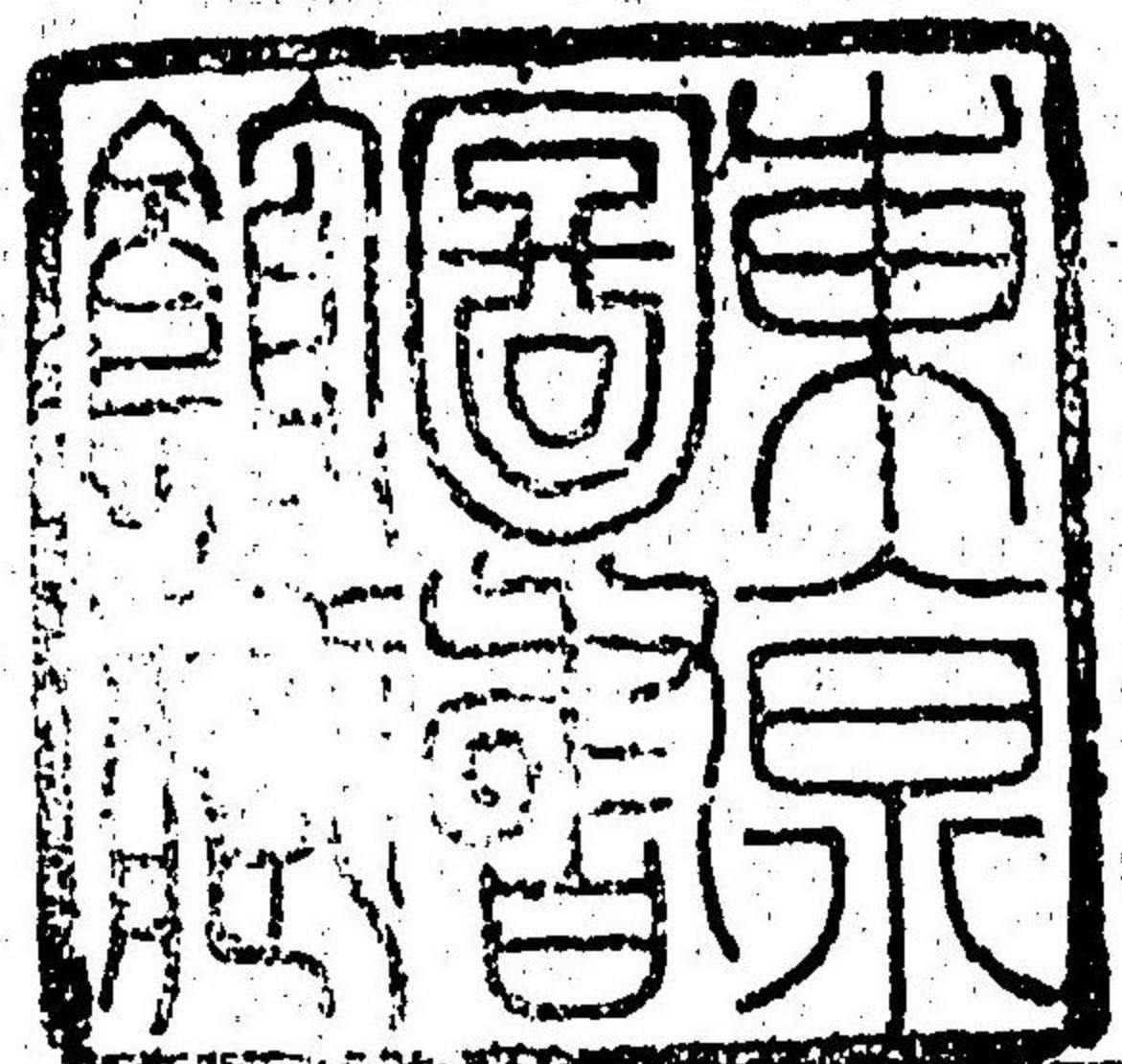
前編

下

丁六

共
二本

東 京 圖 書 館				
冊	號	架	函	類
三	一 二 七	三	三	神 各 類
和書門				



經正論上篇之下

馬陵大人口義

正名第六

君者如天如日月也則自開闢之初至万世之末室
祚無窮其至尊也無姓之可以稱故曰天子曰

天皇曰神皇曰皇帝天孫明御神現人神遠神

日御子其邑曰京曰都曰九重其居曰宮皇居雲

上雲居曰闕曰朝廷曰御所其言曰勅曰

詔曰綸曰宣以京比天故天下之人適于京謂

神谷道一云但馬ヲ
兼ニ引ルハ誤ニヤ
丹ノ國ノ内ニテハ
京ハ屯ハ丹波ナレ
バナリ但馬ハ丹ノ
内ニテハ西北ノ端
ナリ

王公云々ト朝臣宿
称ヲソラネラレタ
ルハ誤ナリ

有七八正從大初各
上下凡十二階アリ
ソノ外勳位十二等
品位四階アリ

姓氏錄皇別神別諸

之上自京適于四方謂之下乃又海内諸國其迹于
京以上又前名之上野上總上関但馬但馬猶言丹
前由其誤言
以備字備前筑前肥前豐前越前是也其遠于京以
下又後名之下野下總下関丹後備後筑後肥後豐
後越後是也臣者如地如草木也則自開闢之初至
万世之末事君無二其於貴賤也八等有焉曰王曰
公曰卿曰大夫曰朝臣曰宿稱曰縣主曰士是也其
於列位也十有八等有焉自一至三各有正從凡六
等自四至六各有正從上下凡十有二等是也奉官
守職者皆稱姓氏姓氏凡一百八十其別有四曰皇

蕃之三也臣別トイ
ヘルハナシ蕃別ト
云ルモナシ
神谷道一曰實事ヲ
記スル氏ハ必シモ
姓氏錄ニカ、ハラ
ズ

別也曰神別也曰臣別也曰諸蕃別也其先出于皇
帝者是皇別也為之最貴其先神世之群神者是神
別也亞皇別其先臣之子別而賜姓者是臣別也亞
神別其先漢韓之裔而賜姓者是蕃別也為之最賤
農工商賈但名而不稱姓氏故曰蒼生也其名正則
事從而正必也不可不正名矣庶人不犯士名士不
犯大夫名大夫不犯卿名卿不犯公名公不犯王名
王不犯天子名則各其事日益正子孫日益昌是
謂忠直誠信之人也苟名不正則雖無叛君之事亦
猶叛君矣是故為王臣者常以相王使不犯天子

名與事則忠直誠信也若王將犯天子名與事而
 唯唯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世或畏其勢不征
 討之天罔終无所脫矣為公臣者常以相公使不犯
 王名與事則忠直誠心也若公將犯王名與事而唯
 唯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世或畏其勢不征討
 之天罔終无所脫矣為卿臣者常以相卿使不犯公
 名與事則忠直誠信也若卿將犯公名與事而唯唯
 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世或畏其勢不征討之
 天罔終無所脫矣為大夫之臣者常以相大夫使不
 犯卿名與事則忠直誠信也若大夫將犯卿名與事

而唯唯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幸少間免其罰
 天罔終无所脫矣為士臣者常以相士使不犯大夫
 之名與事則忠直誠信也若士將犯大夫名與事而
 唯唯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幸少間免其罰天
 罔終无所脫矣庶人之擊常以相其主使不犯士名
 與事則忠直誠信也若其主將犯士名與事而唯唯
 從之是謂邪佞諂諛若此者幸少間免其罰天罔終
 无所脫矣然今之世弱冠之徒皆口言禮言義身匹
 夫而犯官名又將欲私更國郡村里名犯官名者右
衛門左衛門

右兵衛類欲私更國郡村里名者以上總為南總下
總為北總信濃為信陽京都為洛陽江戶為東都類

不可枚舉也，且其作南北陽者，又以漢蕃稱中華，我由何言之乎？其愚可笑矣。中國為東夷類，不可勝記也。而鄙俗愚民效而則之者有焉。今公義明德寬洪，恢行仁政，撫育萬民，實如父母，故不刑之，僭上無禮，縱橫亡道，莫大焉。皆幸免官刑，天罔終无所脫矣。若彼妄言滋蔓于世，則或損我文獻矣，則亦此之不可不詳論矣。

性命第七

性之與命，相去幾何？命之與性，相去何若？曰：凡物之所自而生，是性也；性之所自，而究是命也。也。自從則立，必不可變者也。玉不磨而晦，是非其性也；已磨而明，

是其性也。雖已磨而明，亦美醜有差，是其命也。人不學而愚，是非其性也；已學而知，是其性也。雖已學而智，亦賢不肖有異，是其命也。則玉明其性，而美醜其命；人智其性，而賢不肖其命也。是故玉琢磨盡巧，人學習盡力，皆至于命而止矣。則竝必不可變者也。然人其性更有差，而命亦異矣。我

天皇，日神之正裔，而寶算万万歲，寶祚與天地無窮，非人倫也。乃卑賤猥稱之，則謁蹶于地而斃矣。人倫者，王公卿大夫士庶人是也。其各所生之差，是天之賦予，即其性也。其各所為之異，亦是天之所

使然即其命也。凡人已得性，又已得命，後雖天亦不能革之也。是故凡人敬從其所生，謹守其所使，然其知性與命也。不從其所生，不守其所使，然其不知性與命也。漢蕃之所謂天命者，皆誣於天而欺偽言也。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万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高受命，用爽厥師。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泰誓曰：高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高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于周服，天命靡常，殷士層斂，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惟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易革象曰：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皆是以放君弑君為天之命也放君弑君即是逆天也天何命大逆使人倫亡道哉是皆其勢強故大邦畏其力小邦惑其愚至乃集大逆也然誣於天命以作欺辭雖掩其惡使信愚而其欺辭傳于不朽反露其惡匹夫匹婦彈之唾之以為口實者豈不天刑哉夫人非木石之如無心眼耳口故仲虺伊尹姬旦呂望孔丘墨翟孟軻荀况偽辭飾之者後世惡之為阿黨之賊比干箕子伯夷叔齊為飢諫佯狂者後世美之為仁者義人也夫四蟲生于水陸而有

羽毛鱗甲故皆不衣服火食是其性也无其君長故飛走隨意相食是其命也人也保生故不衣服則不勝寒暑不火食則不勝飢飽不言語則不勝情意故日神教之以衣服火食言語使得勝寒暑飢飽情意又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使不為縱橫隨意同類相食也是謂大經則是其性也王公卿大夫士庶人各謹守其所使然是其命也是猶日月眾星各其懸象相同而位置光明相異者矣是故雖天主之已生之後不能革之也天尚不能革之而人惡乎得革之若可得革之則鳥獸能衣服言語人能翱翔

奔走乎天道福善禍淫者凡人謹守其命則以不違其性應之之福至矣不謹守其命則以違其性應之之禍至矣譬之如魚而陸處則涸死人而水處則溺死者矣凡人已得性又已得命後雖天亦不能革之也乃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所以是命之不同也故夢為小蝶者覺後不敢欲之是非其命也士庶人夢為公卿者覺後不敢吉之是非其性也是故信士思不出其位出其位者亂之兆也漢蕃之人以為天命無常也故舜受于堯禹受于舜湯放桀武紂紂以為天命也此蕃夷之所以為蕃夷而迹鳥獸者也若天

命无常則日月衆星四時晝夜焉有定極也天命有常故日月衆星四時晝夜皆有定極也生民之所為莫有不仰之則之者矣嗚呼漢蕃之亡道也慄乎如朽索之馭六馬何可以類哉湯武放紂桀紂七國漢楚交征九鼎俎豆為軍卒之饌器宗廟社稷為將帥之陳營何艸小雅都人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非民匪兕匪虎率彼廣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艸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稱帝謂王者皆篡位放弑暴惡大逆之渠魁也可悲乎哉可悲乎哉天命實有常故我

中國之民皆敬從其所生謹守其所使然矣此之謂知性與命有道之國民也

天帝第八

儒生問於馬陵子曰子之所謂日神者謂上上帝之謂邪馬陵子曰嘻亦甚矣哉女問之妄也吁此其類乎嘻虛其功怒而驚之辭禮女之所謂上上帝者亂臣放君弑君雖百欺而道之亦畏衆不信之則誣之天託之於帝非自信之而將欺衆使信其處行之言也史記始皇本記曰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侯不久長其身未破諸湯誓曰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

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喪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僭責如草木兆民允殖又曰凡我造邦无從匪尋无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

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武成曰
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予小子已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夫上帝非暴惡大逆
之渠魁也亂臣放君弑君暴惡大逆上帝豈命
之哉又堯命羲和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辨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類于上帝者皆是日官之小技也夫
自古至于今天不降而為地地不升而為天也然君
降而為臣臣升而為君妄君亂臣何能得曆象之正

何能得七政之齊又上帝豈受其類哉我所謂
日神者大古 諾丹二尊教誨蒼生先以君臣之義
次之以夫婦之別又次之以父子之親其教誨也莫
所不至而立其子

天照皇太神為宇宙之主其神德光華明彩照徹於
六合故尊稱之曰 日神也世世之
天皇承繼 日神而非人倫之裔胃也故 宝祚曰
日繼國号曰日本也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何處不
仰贊此神德乎實万國之極宗大經之原本也即世
世之

天皇、日神之正裔故天亦尊之、地亦尊之、鳥獸虫
魚皆亦尊之故曰、天皇也、天也不降矣、地也不升
矣、日不變矣、月諸不化矣、故

天皇之至尊、永世不易矣、是故若有將叛

天皇者、則天亦不覆之地、亦不載之、日月亦不照之、
群臣罰之、天下討之、鳥獸害之、蟲魚傷之、木石擊之、
水溺之、火燒之、一日莫所立矣、况得至放之、南巢弑
牧野哉、漢蕃君長不永世者、實非天下之主也、凡藏
大惡於中者、必行小善於外、以成其大惡也、舜禹湯
武藏大惡於中、行小善於外、而惑衆、衆惑而後舜囚

堯禹逐舜

史記管蔡世家末、蘇子古史曰、世俗之說、舜囚堯、不得共死、禹逐舜、終管蔡之野

湯放桀、武弑紂、各其賊徒、佯稱之聖人、衆惑而不解、
謂之天子、謂天王也、其誣亦太甚矣、彼所謂聖人者、
皆愚而不知君降而為臣、臣升而為君、放君弑君、是
非人之可為、與彼固知之而行之也、甚矣乎哉、其能
忍哉、則汝之所謂上帝者、彼已行暴惡大逆、雖
自欺為之道、亦恐衆之不信之、誣之於天、託之於帝、
非自信之、而將欺衆、使信之者、或日官之小技也、已
我、中國雖日官之小技、亦非如彼猥雜不定也、自
開闢之初、至于今、建寅為正、亦為萬世之末、不可革

之此取之晝夜相分於寅也其法之正可以觀矣彼
猥雜不定也殷代建丑為正周代建子為正也則殷
世正月實我十有二月周世正月實我十有一月也
皆以我冬為春春為夏夏為秋秋為冬寒暑冷溫交
錯四時此以人亂天也其無天亦太甚矣彼何知上
天上帝乎天道何從人而改矣此但惑民心華其耳
目偽術也白虎通曰改正者非改也如女讀蕃書者皆
惑彼小善而不察大惡受煩禮而不知要道眊眊信
險膚慌慌眩史文也豈此之可不嘆息哉我所謂
日神者

天皇之始祖而非彼所謂上帝之類也其靈之
赫赫于今也若有反逆者即陰戮之夷軍來侵則發
姦風暴雨為之滄海塵也弘安四年辛巳正月蒙古
筑紫時八月朔日颶風至是匹夫匹婦之所常談也然
女以
日神比彼上帝也妄言亦太甚矣女必受其陰
戮速被除其心乎則或得免之女速被除其心乎

禮樂第九

蓋弱冠之徒嘗謂中華聖人制禮作樂君臣以定貴
賤以位人道以立矣我東方聖人不出故朝廷之

禮亦資於中華始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得異於鳥獸也嗚呼聖人之化大矣乎哉馬陵子聞之謂於彼曰爾之所謂禮者詐佯之術也夫舜陶漁之鄙夫也堯愛彼之行合其好僻遂命之以攝位也故公卿大夫士皆以爲彼實陶漁之鄙夫也乃昨夜褐寬采耒耜而今載冕旒執注璧我何可以尚之乎庶人皆以爲彼與我同是野鄙也乃昨事陶漁之賤而今掌攝政之貴我何可以尚之乎則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其中心不以爲可尚之乎是故制禮使之強尚之也則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其中心不敢以尚之

而何以尚之也是故四嶽群臣事之者皆佯也天下萬民君之者皆佯也於是乎貴賤公私之事莫有爲而不佯者闔國民庶皆以佯爲道也然而漢蕃後世君長以之爲道也故其君臣皆亦莫有爲而不佯者矣則如爾讀彼書者皆亦莫有爲而不佯者矣然其徒互常以相佯遂至爲其性不能自辨之也豈可不謂之悲乎哉其所謂樂者亦詐佯之事也予嘗聞舜篡位而作樂謂之韶湯放君而作樂謂之大濩武弑君而作樂謂之大武舜也以卑犯尊湯也武也亂人之大倫皆大逆不義莫太甚焉然彼皆爲之弗非者

而所作者豈非詐佯之事哉然亦漢蕃之人云王者
 功成作樂樂出于何謂之功成也若謂之功成則木化
 為金金化為水水化為火火化為土鳥獸化為人人
 化為星星化為月月化為日地升為天天降為地乎
 自太古未嘗有若此者雖後世亦何有之不有若此
 者則以篡位放弑君臣反覆何謂功成矣又云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益出于又云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出于
周夫鳳凰者欲聞篡位之樂而來儀鸞者豫知弑
 逆之隱而來鳴也竝是妖鳥之最也宜矣我有道之
 邦不生之也則樂者表大逆不義之音而諂諛之賊

徒佯以頌之為辭者也又黃帝之雲門堯之大咸者
 有焉皆亦同于此故黃堯有天下子孫无置錘之地
 也然而孔丘欲因佯正佯也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何其愚矣故丘之所言禮樂皆亦詐佯也可懲矣
 彼未辨人倫之幹而刪詩正樂未知天地之正而韋
 編三絕也是故我中國不取彼禮樂也夫仰以觀
 天文頽以察地理而施之於人以安君臣上下是謂
 禮以和尊卑長幼是謂樂我中國之禮樂是也是
 故我中國自開闢之初至于万世之今君令臣忠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貞朋友相信而未曾有

君臣反覆失人倫者也。所謂仰以觀天文，頽以察地理者，非觀察懸象之出沒行度，殊域之土宜廣狹，難觀察之義，而觀察天地不變之定位，万物不消之區別，以知君臣上下之差等之義也。是不須心解，不用念慮，易以觀，易以察，賢不肖相共見之，可以觀察，老幼少長皆觀察之，何異之有。豈取猥雜煩文，聖人所修之禮樂哉？惑矣乎哉？惑矣乎哉？爾取猥雜煩文，聖人所修之禮樂也。爾學習不怠，至須髮斑白，猶未得知人倫之禮樂，女常緜十二經，誦史子百家，亦未至知君臣之大義也。以之觀之，九數至精，則不為室家

之用，學術至細，則不辨人倫之幹也。縱我中國聖人不出，而朝廷之禮樂亦資于彼，其已入于我，我取之也。即我禮樂而非彼禮樂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使其財，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性，五味異和，謂香臭，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袍袂修與苦鹹。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禮漢蕃之人，且猶言之，然爾我中國之民，而未嘗知之，乃欲夷我也，爾其不辨道之大要，亦太甚矣夫。我

中國君神世自君臣神世自臣也故君尊而臣卑乃海內民庶皆其中心莫有不尚君者矣是故王公卿大夫士事之者皆誠也天下庶人居之者皆誠也於是乎貴賤公私之事莫有爲而不誠者海內之民庶以誠爲道也則諸侯之臣至庶人之孥皆則之也故各國一室之事皆亦莫有爲而不誠者矣是故捧讀我國史者皆亦莫有爲而不誠者矣則此之謂禮樂之正者矣嗚呼爾是吠其主之悅感之也爾何不耻於跽狗吠堯乎爾之言行則是曾也尫狗之不若也

道德第十

馬陵子曰予嘗觀漢蕃之道其君臣無定位宗廟無常奉山嶽爲谿深谷爲陵五帝之裔胄無容身之室三王之子孫無跂足之地此堯好僻於聖德爲之道本故也則民徒尚聖德而不貴王者是以聖德者出則民皆歸之乃雖匹夫亦爲王者而治天下若其不出則民亡所歸而上下相爭遂至其四夷爲鵠蚌之有也堯舍其子而讓于舜也是非不愛其子也愛其子而授之則民叛民叛則若不授之然矣與愛其子寧使民不叛則讓于舜也舜亦舍其子而讓于禹也是非不愛其子也愛其子而授之則民叛民叛則若

大經正論 卷之二
不授之然矣。與愛其子，寧使民不叛，則讓于禹也。當禹之時，无聖德者，則幸而授其子，其後亦無聖德者，而子子相授，十有七世。當桀之時，湯有聖德，而桀愛其子，無讓之之意，是以民叛，桀而歸湯，相謀伐桀，放之，湯自立為王，其後無聖德者，而子子相授，二十有九世。當紂之時，武有聖德，而紂愛其子，無讓之之意，是以民叛，紂而歸武，相謀伐紂，武自立為王，其後無聖德者，而子子相授，三十有七世。當惠之時，聖德者尚不出，是以民亡，所歸而上下相爭，遂為其四夷所奪也。此堯好僻於聖德，為之道本，戴民心之所

致也。嗚呼堯也，愚之最者也。弱冠之徒曰：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堯不私於其子，而讓于聖德，是行大公者也。非堯孰能行之，可謂至道矣。馬陵子曰：唯唯否否。不然，夫天子者，立於開闢之初，而其所令於天下，即是道也。道者，君不君，臣以臣，父不父子，以子，夫不夫婦，以婦，兄不兄弟，以弟，朋友不信，已以信，是以道已立矣。君之德不德，萬民何病之矣。聖德者，天下何用之。有抑又縱，君不君，輔弼股肱，心膂羣臣，皆奉戴君，敬守道，而為舟楫霖雨，麴蘖鹽梅，則萬民何病之。而歸聖德者矣。此舜幸堯之好僻

於聖德使不得不讓而篡之群臣亦不臣而黨於舜以利已亦禹蹤跡於舜者也鳥獸尚猶愛其子也堯舜亦人也何忍舍其子乎此至不得已乃雖口言美言中心悲哀而所爲也故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之以聖德受舜之讓與舜之以聖德受堯之讓何其異之有矣禹以爲創若時也則堯舜各其中心豈不悲哀之哉竝至不得已而所爲也是故漢蕃後世之人堯舜之行以不利於已徒稱大公而效之者无有湯武之舉以利於已強而爲權道而不效之者无有則闔

國貴賤往古近來行之巧者稱之仁君拙者謂之亂臣仁君亂臣即謂其巧拙之謂也彼邦古今弱冠之徒非不知之其當時之君亦其巧者且已以鬻彼文詞不能言之乃佯稱堯舜大公湯武權道並是聖德也然爾不覺之妄逐其佯抗然語之於吾也嗚呼爾是妄且愚之尤者也曰然則子之所謂神道者何書載之其義何若曰夫自剖判迄于今天天地地未曾有天降爲地地升爲天矣我神道者資之於天地故自開闢迄于今君君臣臣未曾有君降爲臣臣升爲君矣則天下之民皆資於事君以事父母資於

君之綏我，以慈子孫，資於事父母，以事兄弟，資於父母之慈我，以慈弟姝，資於事兄，以事夫，資於事父，以事舅，資於事母，以事姑，資於慈妹，以和妻，資於兄弟相親，以相信朋友也，皆是君之所令而行得之，其身謂之德也，德即道也，道德何二矣，自開闢迄于今，莫有犯之者矣，夫天下之人，貴富少而貧賤多，貴富而不學文者少，貧賤乃不知字者多矣，道也者，貴賤貧富皆不可須臾離也，故載之書，使不知字者不得知而離之，則非道也，又行得之，其身何深義之有，而載之書，使煩民何為，自開闢迄于今，君君臣臣，未嘗有

君降為臣，臣升為君矣，故君之所道，民之非所知也，君亦載之書，使普知民何為，則所以載神道書，无有矣，漢蕃之為道也，堯舜之行，為之大公，湯武之舉，為之權道，君臣常反覆，故已，豪奪天下，則以我稱本朝，而反以先代為偽朝，乃為先代之政，皆偽，故我革之為其誠，而其所為之事，盡載之書，使普知民，以欺之，掩其大逆不義也，則所以載逆道書，有之矣，爾諱聽吾道德之說，沉神精意，更覽漢蕃書，則或得察虞夏殷周，皆尚聖德，遂滅人道矣，雖然，孔丘亦不得察聖德之滅人道，而逐虞夏殷周之臭也，然讀漢蕃之

書者皆妄逐丘之臭也故愈學愈惑莫有終身察之者矣爾亦逐丘之臭者故不至得察之吾觀如爾者無日忘之閃閃焉如農夫之望歲其獸心不能若之何矣

君臣第十一

執逆道者墨子曰今謂馬陵子曰孔子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資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弟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經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由是觀之孝之為德也大矣乎哉凡人雖百行不同皆至於孝父母則一矣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在於孝矣未有不孝父母而忠君者也未有不孝父母而順長者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子開口則必先言君臣豈不亦迂哉凡人少而事父母長而事君故先言父母而言君臣則以為正矣馬陵子曰夫四蟲皆亦有父子四且鳥獸亦有父子之親以孚焉以乳焉以愛焉辨甲毛以育焉而無父子之道也此其無君臣故也雖然鳥以反哺鳩以三枝乃亦差似孝弟者矣是故人而不

先言君臣而言父子者、迹於鳥獸之道矣、不亦迂之
最乎、夫所以爲明訓者、其大天地、其次君臣也、是故
我神道資之、天地以君臣爲本幹、而不立細法作
典謨、不設煩禮爲訓語、使民易以知、易以行也、君者
如天、如日月也、臣者如地、如艸木也、君之至尊也、三
尺之童、牧牛之奴、亦仰觀天之蒼蒼、日月之昭昭、可
以知之矣、臣之卑下也、弄瓦之女、澣濯之嫗、亦頽察
地之黃黃、中木之穢穢、可以知之矣、便知天地是君
臣之義也、故自開闢迄于今、天下如一、同心載
日神之正齋、以爲

天皇、万民其生也、死也、惟從

天皇之勅、莫有敢爲二心者矣、蓋於我神道也、以
君臣爲本幹、而亦父子之道有焉、夫婦之道有焉、兄
弟之道有焉、朋友之道有焉、凡人生子也、父母從君
之所教、以舉之、從君之所教、以衣之、從君之所教、以
食之、從君之所教、以名之、從君之所教、以言之、從君
之所教、以冠之、從君之所教、以婚之、從君之所教、以
事父母、從君之所教、以慈弟妹、從君之所教、以敬兄
姊、從君之所教、以和妻、從君之所教、以事夫、從君之
所教、以安世業、從君之所教、以交友、從君之所教、以

喪於親從君之所教以祭祖先也王公卿大夫士庶人皆敬守此道而莫有敢犯之者矣夫寒暑風雨霜露澤潤生殺榮枯天地之道也尊卑上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之道也四蟲皆亦有父子且鳥獸亦有父子之親而無父子之道也此無君臣故也人有君臣故有所異於鳥獸矣若無君臣則無所異於鳥獸矣人倫之道不本君臣而何本父子哉天下之事細大洪纖莫有不出於君者矣何別有私孝之道矣曰子之所言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即是我之所謂彝倫之道也此取其實而異其名者也何

爲之子之所謂神道哉馬陵子曰吁何其然矣我神道君臣不易其位與天地無窮漢蕃之道君臣相易其位猶轉倒衣裳也是非獨吾言之行路之人盡常談之矣女未聞之乎夫我神道資之君臣而百順之義出於斯故合天地之道自開闢迄于今亂臣賊子無有矣漢蕃之道雖曰孝德之本教之所繇生孝弟爲仁之本與非正資之父子而資其好僻者也故制其道者身自先犯之也禹不顧父而獨利己周且殺二兄而誣其惡於彼之類豈謂之孝弟哉且堯舜爲行大公不私其子也彼並父子無親不若鳥獸

也、豈謂之父子相親哉、漢蕃古今道、此所以亂臣賊子相繼不正也、豈與我神道同日之談乎、我資於事君、以事父母、彼資於事父、以事君子、之事父家道也、擴家道於天下、宜矣、君臣反覆也、我同姓相婚、親親相續、血脈貫通、子子孫孫、相引無極、夫尊如兄、婦卑如妹、彼必娶異姓、親疎相治、血脈混淆、子子孫孫、紛紛不分、共牢而食、合巹而醕、合体同尊卑、夫妻尊卑適等、家有二尊、宜哉、矣、亂生於閨門也、我唯有爵位者尚之、庶人以祖之貴族尚之、彼爵德齒、此三者並尚之、是以已之所有、比君之所命也、蔑君亦甚矣、

宜矣、其君臣反覆也、我之與彼、大異若此、且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不啻漢蕃、諸蕃孰不有之、其所建道有各異已、女由五倫之目、以爲同我於彼也、妄言亦太甚矣、又假令我並取於彼、亦我天皇取之、即我神道也、虞因於唐、而不謂之唐、夏因於虞、而不謂之虞、殷因於夏、而不謂之夏、周因於殷、而不謂之殷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擇之謂也、女常讀彼書、而徒區區於章句、未至知其大體也、甚矣哉、女之愚也、

仁義第十二

蓋馬陵子謂仁也君之德稱義也臣之德矣或云子
非儒生而何言仁義邪馬陵子曰漢蕃仁義之說昏
昏昧昧莫有規度而君臣為之反覆紛紛若若莫有
涯際而父子為之失親然後人不曉以之為道編集
書者我中國之民而亦不曉為之道者有焉故吾
欲發其矇使解惑以言之也我神道豈假之哉於
我神道也君之至尊昭昭如日月万世无窮其臨
天下猶天之澤万物也臣之卑下穢穢如艸木貴賤
有級其奉載君如地之奉承天也豈彼所謂仁義之
所比哉則君臣之位不易之猶天地且君之至尊也

正承 日神之統故群神亦奉載之以衛護之是故
若逆視之者即目盲輕讀誥者即吐血迹 玉座者
即足癢偽其罪者探湯即死實天為之矣人其謂之
何漢蕃之道以仁義為体孔丘修之而來賢不肖濟
濟器器莫有不言之者而彼是之此非之画足其規
度者未之有也然所為其本之六經者裨史小說院
本寓言之類也堯舜之讓位也硬爺之任俠朱均之
不肖也丹朱商均癡漢之滑稽舜之刑于二女也新婿之
笑丈夫堯女之嬪于虞也邨姬之娶嫁禹之不顧子
也烈夫之輕躁五子之歌詠也村漢之芹意湯武之

放伐也。大盜之侵暴，尚且之狡猾也。呂尚綸徒之識注則與禕史院本何別。禕史院本嘉言譬論迹於道者，或亦有焉。如六經也，其害於世，非禕史院本之類也。豈可爲之經典哉。夫百穀皆雖能養人，春之榆之米與糝糠，不相分之則不可食矣。万法皆雖立人者，簸之揚之，正與不正，不分辨之則不可從矣。若其正與不正，不分辨之而稱之修之者，是狂言妄行也。夫日月之懸象於至高也，審其行度則千載之蝕，二姤二至皆可坐而知矣。乃人倫之道，不由于天地則莫所資之矣。故我神道資之天地也。漢蕃之道，修仁

而篡位，行義而弑君，以天爲地，地爲天，相反天地之道也。故謂之逆道。仁也義也，其名美於錦繡，而其實害於矛戟矣。然彼不曉之，儒徒以之爲論說之首，人主以之爲刑政之鑒也。故讀彼書而不辨之，則失其誠心，遂至修仁行義，蔑君罔父而不能自抑畏矣。束帛陳設而不敬，則何爲禮。八音互興而不知，則何謂樂。讀書万卷而不辨，則何得道矣。蓋人面而魚者有焉，陵魚是也。人言而鳥者有焉，鸚鵡是也。鱗而能爲變化者有焉，龍蛇是也。甲而能兆吉凶者有焉，神龜是也。然而皆君子不貴之者，無誠懇守分忠信之心。

也。凡人之性尚誠，其行尚守分，其學尚忠信也。若反之者，人面而羽毛鱗甲之心也。然誠慤守分忠信之心，非君之教，而何由生之？故曰：道本君臣也。譬之若天始靡薄，日月一懸，而万物生生有區別者矣。故曰：君者如天，如日月也；臣者如地，如艸木也。然而孔孟不知仁義之實，而多言之矣。後人不察之，而尚之信之也。譬之若象人之從指麾以舉動者矣，甚矣乎哉！其愚且妄也。凡人尊卑貴賤有等級焉，故各行得其身之德，亦有分焉。則君有君德，臣有臣德，各合其宜，謂之義行之合。其分謂之禮。漢蕃潤德之稱，君臣

鈴木重遠云：漢蕃以下無別之問，似有脫簡。

無別，皆其言行似善者，謂之仁。而人之所尚莫大焉。人之所學莫先焉。人之所服莫甚焉。故舜禹行仁而篡位，湯武行仁而放君弑君也。此堯徒好仁而不顧禮，遂使舜至于此，舜已之所為使學之於禹，亦使禹至于此，桀紂但守己之分而不顧禮，遂使湯武至于此者也。則仁者不言篡而為篡，不言放弑而為放弑，隱語也已。此與坑中之鉛魚腹之劍，何異之有？是後小國行仁而奪大國，大國行仁而取天下，皆自謂之天命，佞臣諂謂之聖人也。堯舜失其位而不顧子孫，舜禹篡位而不顧君之子，湯武放君弑君而誣惡於

君蔽其大逆也。堯舜之行，我匹夫之父，亦不能忍而為之。舜禹湯武之行，我牧圉之奴，亦不能忍而為之。矣。然彼公然行之，以為仁也，則彼之人倫廢于仁矣。西方有獸，名曰狒狒，被髮迅走，見人欲食而笑。舜禹見君欲篡位而笑，湯武見君欲放弑之而笑。然孔孟以為皆是愛其君而笑也。嗚呼！孔孟癡人也哉。武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武成此以安民為名，其實利己也。則弑君而後偃武修文，歸馬華山，放牛桃林，封二王之後，赦賢者之囚，軾賢者之閭，自為之仁，佞臣諂作書詠詩，後人惑以為先王之法。

重遠云其與哀以下弑君之二句錯謬乎

言而學之習之，豈可不悲嘆哉。其與行仁於民，寧行之於君，其與愛於民，寧愛於君，其與哀殺民，寧莫自弑君，殺身而為仁者，非謂君與父之謂乎。故比干剖心而不怨，夷齊餓死而不辱也。若謂犯君亦是道，即為盜有仁義也，是鳥獸之道也。漢蕃古人嘗謂可愛非君。禹謨彼或篡位，或放君，或弑君，而為之可愛也。然則其為之不可愛者若何。可懼之最是仁愛也。顏回問仁，丘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顓孫師問仁，丘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並論語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皆是君之所行之德，而非

臣之可爲之事也、回也師也、匹夫、丘誨、匹夫以君之德、匹夫學之何益、丘也道、反叛之師也、軻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軻之說仁也、以之代甲兵、其妄於丘百步、又將以之奪它國、及于天下、其拙於儀秦五十步、又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可懼乎哉、仁者之害於天下也、務以行仁而服民、至于民服、則將不論義不義、取天下也、是豈與爲機變而取天下者、何異之有、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甚矣乎哉、漢蕃之亡道也、商書曰、夏王、周書曰、殷王、然則紂、紂非君而何、湯也、武也、懷於已者以矜之、背於已者以伐之、故遂至无不歸於彼者也、然放君弑君、而曰天之所

命也。君非君而曰獨夫也。其言行並大逆莫太甚焉。然仲虺呂尚姬旦之徒顛倒是非以彼為聖人作樂制禮後人惑以學之習之為人倫之道施及于我中國我中國輕踈無知之人亦惑以學之習之為人倫之道而彼我无明辨之者二千餘年于今嗚呼天何但生心盲乎又軻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此勸以仁亂天下者也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

重遠云凡字恐天字道云元指天指人凡指地也然說近牽強

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首軻之說仁也。以湯武之得天下為稱首也。若湯武不能以仁得天下則仁不可行乎。天子而事天。諸侯而事天子。大夫士而事其君。農工商賈而供君之用。子而事父。兄即是仁之地也。天德曰元。人德曰仁。凡稱曰凡。皆其文。从人。从二。二陰陽也。陰陽天地也。會意。元仁凡三。字雖其体異。而三才之義一也。則觀仁字制舍君義亦仁者非天地反覆君臣易位之義可知也。舍君而言仁則猶言虎狼是仁矣。又丘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在末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大學恐大樂乎

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見于禮記禮運堯舜天下爲公一選賢能廢君臣父子之大倫也是相同淳屠之獨身孤立授法相承而其君臣反覆惑世害民甚於彼矣蓋三代之興也或篡位或放君或弑君而正君臣親父子睦兄弟和夫婦作樂制禮以天下爲家也雖大學兼行四禮並設皆是詐譎以功爲已也天豈享其祀乎哉民豈永服之乎哉則皆所以不遐而滅矣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易既濟九五辨彼徒自害之而不辨之者何蕃夷之所以迹于鳥獸也苟以臣德爲仁則

大經正論 卷之二
二十九
莫有不篡位者矣。苟以安民為義，則莫有不犯君者矣。我神道何取彼仁義矣。其所以不取之者，所以取之者也。

大經正論上篇之下尾

書大經正論後

醉于酒者唯覺其醜然可樂而不知其迷亂可醜也。於學而於曰儒曰佛而自修醇粹之學者觀之亦殊于古人之糟粕者也。此篇不識何人所著而其論學術蓋可謂挹酌瑞穗國之醇酒以醒儒學家之荒醉焉。余嘗飲于酒又嘗醉于儒而今校學此篇所嚮以為可樂者豁然覺其醜而去之。閱此篇者亦與余同為一醒之觀。將猶為醉倒神道之傳者耶。書以問學之醇乎。醇者明治七年一月廿八日鈴木重遠

門人 於山令夫書

明治六年十二月官許
同 七年五月發兌

桃之屋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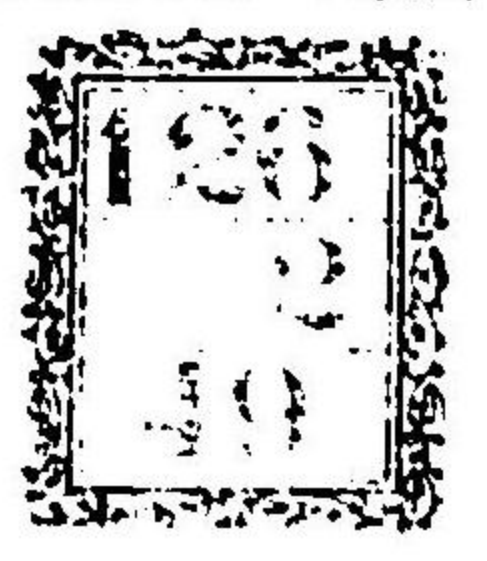


發兌製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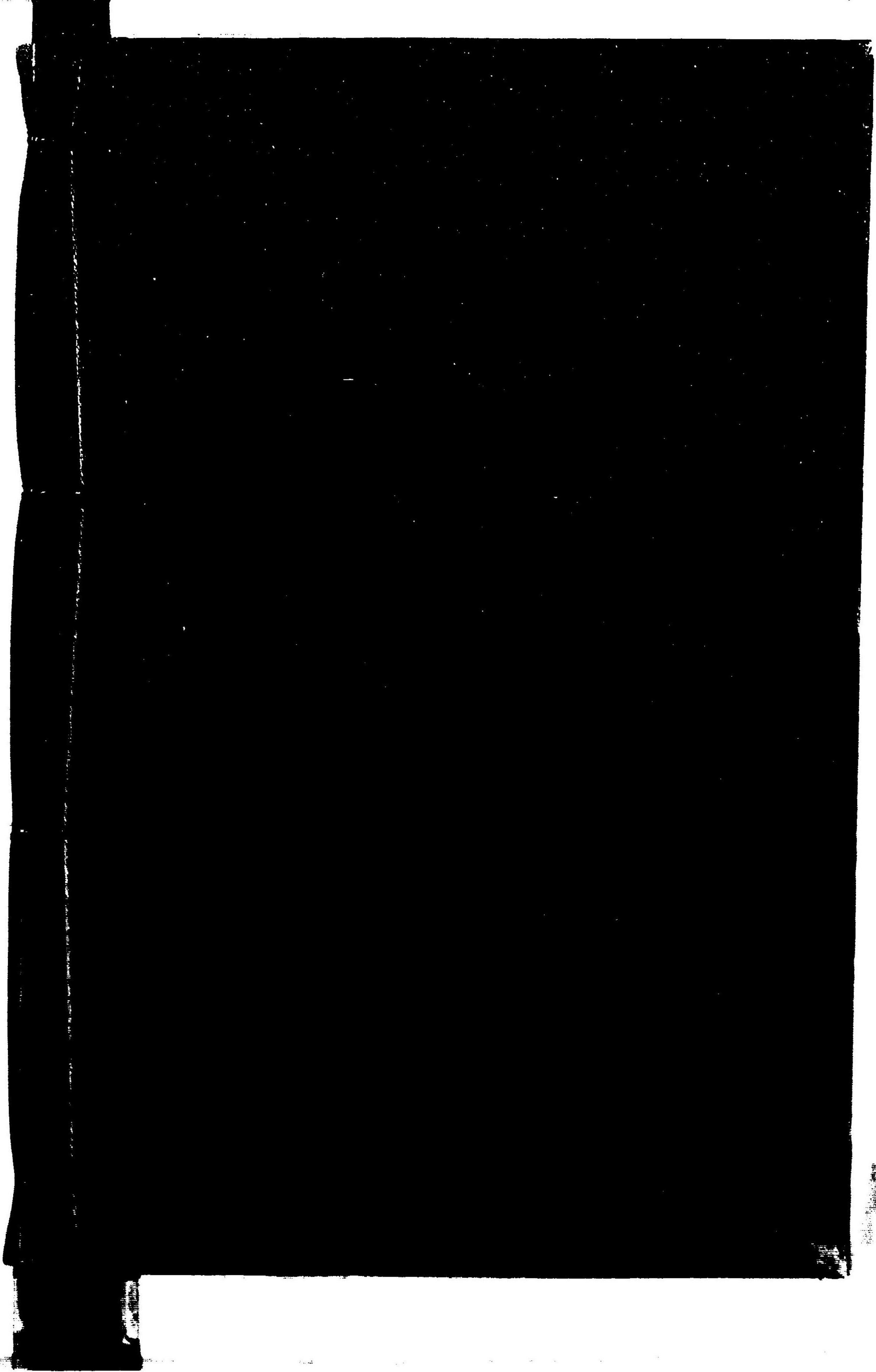
岐阜西村崎山岸弥平

同 米屋崎三浦源助

笠松本町玉井忠造



126
1
49



大經正論

前編
上下

126
49

014347-000-3

126-49

大經正論 前編

馬 陵子 / 著

M7

ABB-0698

